

父亲

■安然



父亲出身于五代中医世家。祖父精医学，善书法；祖母精女工，善绘画。父亲自幼受我祖父和祖母的影响和教导，学医学、习书画，数十年如一日。我每次回娘家，父亲不是在诊病，就是在看书、写字、绘画。“活到老，学到老。”这是父亲常说的一句话。父亲今年80岁了，他这种不忘初衷、坚持学习的精神，实在令我们小辈汗颜。

岁月在父亲脸上留下了深深浅浅的皱纹。他的头发也花白了；昔日不怒自威的眼神，也没那么明亮了；高挺的鼻梁下经常抿成一条线的嘴巴，也没以前那么严肃了。父亲年轻时很严肃，整天板着脸，只有在看到病人时，才笑眯眯的，声音也变得柔和起来。我们姐弟几个常常恨不能自己就是那个病人，也能被那样温柔以待。不过，每当我们几个有人生病或遇到困难时，父亲也会对我们嘘寒问暖。

我听奶奶说，在父亲12岁那年，有个病人手背上起个大脓疱，鼓了老高，已经感染了，高烧不退。只见父亲和病人说话间，用刀轻轻地就把那个脓疱划开，淌了好多黄黄的脓水，然后敷上草药，没几天病人就好了。于是，父亲就成了远近闻名的“小快手”。

那时，我们生活在农村。家里姐弟七个，还有老人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，幸好母亲精打细算，勤俭持家，我们才安稳度过那段日子。那个时候，村子里的人都很穷，经常有人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，一身臭烘烘地来看病。我们看见了都躲得远远的，只有父亲赶忙迎上去，把人扶到屋里坐下，“望闻问切”，忙得不亦乐乎。看了病，抓了药，病人说：“刘医生，我这回还是没有带钱，等卖了那个什么再还你。”只听父亲答：“治病要紧，乡里乡亲的，什么钱不钱的。有了就还，不要放在心上。”

病人走后，看着母亲和我们姐弟几个紧绷的嘴巴，父亲脸上闪过一丝尴尬，连连说：“他们会还的，会还的。”“切，这都多少次了，咋也没见有人还过钱？”我轻轻地小声嘀咕着，一抬头看见父亲瞪圆的双眼，吓得我哧溜蹿了出去。

记得一个寒冬的夜晚，细雨蒙蒙，寒风呼啸。父亲披着一身寒风进门，药箱刚放下，就听到门被拍得咣咣响。“刘医生！刘医生！”有人大声地喊。父亲赶忙把门打开。原来是外庄的一位村民，他气喘吁吁地说：“我奶奶突然病了，不省人事。”父亲二话不说，背起药箱就跟着他急匆匆地走了。母亲在后面喊：“吃一口热饭暖暖身子再去吧？”没人回答，出门一看，人都走远了。到了深夜，我被敲门声惊醒。母亲打开门，开了灯，是父亲回来了，他一身湿漉漉的，衣服鞋子上都是泥水，冻得一个劲地哆嗦。看到母亲那心疼的样子，父亲一边打喷嚏一边说：“我没事，我没事。”

家里的墙上，挂满了锦旗，“救死扶伤”、“妙手回春”等等。每面锦旗里都有一个故事。

现在医馆的病人越来越多了，父亲每天都很忙，但他一直没有忘记心中的山水，稍有空闲就写写画画。去年，父亲的画在太康县举办的书画展获得了优秀奖。今年2月6日，父亲的“中医药文化书画展”在太康县隆重举办。

在父亲的诸多诗词中，有一首我印象非常深刻：

为圆此生梦，春节搞画展。
诗书画一体，身心互连牵。
中医药为韵，养生和保健。
挖掘中医药，传承并发展。
为保全民健，治法简便验。
老夫虽八旬，身心康与健。
病号常盈门，天天少得闲。
老马本识途，奋蹄无需鞭。
欲于夕阳赛，汗血洒人间。

母亲

■田晔

母亲在做家务，身子一歪，倒在了地上。这件事如晴天霹雳，震惊了我们。120把母亲拉进医院，医生会诊结果表明母亲得了脑梗塞。

母亲躺在病床上，鼻孔里塞着氧气管。已是满头白发的母亲，脸色更加憔悴。我摸着母亲粗糙的双手，眼泪不知不觉地流淌下来。

母亲的右侧躯体不能动弹。医生告诉我，母亲的身体很难恢复到以前的状况。即使治疗得再好，也不会像常人一样。脑梗塞一旦复发，一次比一次严重，甚至危及生命。

我多么希望母亲能够健康长寿，颐养天年。在医生和护士的努力下，母亲苏醒了，看看我在地面前，嘴角浮着微笑。

母亲苏醒了，我悬着的心才有点放下。

“这，这……是哪儿呀？”母亲有气无力地问。

“妈，这是医院。”

母亲“嗯”了一声。

已是夜半三更，我坐在母亲的病床前，不敢睡，尽管很疲惫。

“睡……睡吧，孩子！”妈妈的声音很微弱。

看着母亲蜡黄的脸色，我忐忑不安。母亲苍老了，可我们几个做儿女的却没注意。忙工作、忙生活、忙子女，我们忙得忽略了母亲的衣食冷暖。

母亲的病情渐渐好转，脸上的笑容比以前多了，眼睛稍微有精神了。然而，母亲右手不能伸直，右胳膊抬不起来，倚着被褥才能坐一会，行动需要协助。

母亲的头脑有时清醒，只言片语；有时模糊，不能表达自己的意思。做儿女的只有揣测，才能明白老人的想法。

母亲住院快一个月了。有一天，母亲头脑清醒。她说：“我做不了针线活了，不能给你不到一岁的小孩缝缝补补了。哎，不能照看孩子了。”母亲的话中有无限的遗憾。

我安慰母亲说，别想那么多了。“咋会得这病？哎，不想连累你们。”

“妈，我们做子女的应该尽孝心。”

母亲的泪在脸上滑落。

母亲很伤心，我强忍着泪水，微笑着说：“妈，现在医疗水平高，你很快就会康复的，到时候能走路、能做针线活、能给我们做好吃的。”

母亲信以为真，用慈爱的眼神看着我，脸上漾着微笑，对未来充满了希望。

母亲的身体很虚弱，她慢慢地闭上了眼睛。母亲愈发消瘦的脸，不能伸直的胳膊，不能弯曲的手指，刺痛着我的心，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。

母亲干农活任劳任怨。我家责任田里一季一季的好粮，都有母亲的血汗。从田里归来，洗衣做饭，夜里，还缝衣纳鞋。母亲把我们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，屋里的东西放置得井然有序。为了这个家，母亲每天忙忙碌碌，不知疲倦。

母亲的文化程度不高，但她常说的一句话，让我们兄弟姐妹铭记一生：“子女是家的中心，没有孩子家就没有意义。父母都是围着子女转。”

想着想着，我的泪溢出了眼眶。我多么想放声痛哭。可是，这是病房，我只能抑制住内心的波涛汹涌。坐在床前，满脑子映现母亲打拼的身影……

“卫国（我的乳名），你哭啥？”

“妈，我没哭呀。”

“那，那你怎么流泪了？”

“妈，你病好得快，都得益于这里的医生，所以我就管不住泪了。”

“等我好了，给你看孩子。”妈竟然笑出了声。

“妈，你很快就能出院了。”我希望病中的母亲开心些。

“你……你别伺候了。你回……回单位吧。”

“我请假了。”

“你咋能请假呢？走吧！”

我摇摇头。母亲病成这样，我怎忍心离开。

“孩子，你拿公家的工资，不能误工。你得走，让你姐和你哥哥、弟弟伺候就行。”母亲慢腾腾地说。

我点点头，摸着母亲羸弱的双手。

一个多月后，母亲出院。

一个周末，我回老家，看见母亲正在院子里练习走路。她老人家把双手放在用木棍搭的架子上，一步一步很吃力地向前移动。

“妈，累不累？”

“不累。”妈喘着气说。

“妈，歇歇吧！”

在我的恳求下，母亲停止了锻炼。我搀扶着母亲，母亲坐在椅子上，长长地喘着气。

“孩子泼不泼（方言，有生气，有活力）？”

“会说话了吗？”

母亲关心地问问这问问那。

“我快点好起来吧！给你看孩子，你就能有更多的精力干工作。”

每次回老家，母亲都说，别回来了，我好好的。抽空，把孩子照顾好。

每次见到母亲，母亲都一天比一天衰老，精力一天不如一天。

患病的母亲，像往常一样，关心她的子孙。

回到老家，看到母亲，我心里踏实许多。回到故里，能看到白发如银的母亲，听听她老人家的唠叨，对子女来说是一种幸福。因为，子女永远是母亲无法割舍的牵挂。

但愿母亲能够伴随我们走更远的路！

